

第一章 重獲一世

寂靜的夜晚原是安寧祥和，可是隱隱飄浮空中的幽香硬生生為四下景色染上一股肅穆，連沉睡的人都感覺到危險逼近，然而，無論她如何掙扎，一次又一次的想張開雙眼，卻一次又一次的失敗，當她息了念頭，眼睛卻衝破黑暗重見光明，不過，入目的竟是一把銳利的刀，在她還來不及發出求救的聲音，刀子猛然刺入她的心臟——

痛，撕裂般的痛楚蔓延開來，接著冰冷的死亡向她襲來，尖叫聲響起……

季霏倌倏然睜開眼睛，汗水淋漓的坐起身，大口大口的喘著氣。

「小姐是不是又作噩夢了？」如萍急匆匆走進來。

氣息漸穩，季霏倌轉頭看著如萍，微蹙著眉道：「妳喚如意進來。」

如萍很委屈的看了季霏倌一眼，嬌弱的應了一聲「是」，退了出去，過了一會兒，如意急步走進來——

「小姐今夜又作噩夢了？」

「我不是吩咐妳值夜嗎？為何又丟給如萍？」

「如萍搶著要值夜。」

「我是主子還是如萍是主子？」

季霏倌不曾如此嚴厲，如意嚇了一跳，連忙跪下來道：「小姐，奴婢錯了。」

「小姐，奴婢究竟哪兒做錯了？」在外間一直注意裡頭動靜的如萍，聞言忍不住衝進來也跪在床前。

「妳真當我是小姐嗎？」季霏倌的口氣很溫和，卻透著一股冷冷的距離感。

「奴婢愚鈍，不知哪兒做錯了，請小姐告訴我，我一定改，以後再也不犯。」

季霏倌終於轉頭直視如萍，「我教如意值夜，妳卻搶過如意的差事，妳真的有將我當成主子嗎？」

「奴婢、奴婢只是……」

「說起來，有錯的是我，沒有將妳們的規矩教好，以至於妳們忘了分寸，喜歡自作主張，向來我不喜歡責罰妳們，最多斥責幾句，妳們當然不會將我的話放在心上。」

這絕對是季霏倌發自內心的感慨，回想前一世，若非她自以為是的縱出如萍的野心，如萍又豈會找機會爬上姑爺的床，想要取而代之？

她確實體悟到上一世的悲劇是自個兒的錯，以為是穿越女，比起資訊落後時代的古人還聰明，因此恣意張揚，籌謀換夫君，卻也換來短暫悲劇的一世。上天恩待，讓她重生回到十四歲摔倒磕了頭醒來之際，她也記取前世的教訓，行事變得內斂沉穩許多。

如今她已明白一個道理，在這不講人權、不講民主的時代，若是讓一個奴婢與主子站在平等的地位，不是鼓勵奴婢生出不該有的心思嗎？她可以對奴婢好，盼著她們將來都有好歸宿，以真心待她們，但是不能讓奴婢忘了自個兒的身分，忘了她是她們的主子。

其實，低調過日子並非是委屈自己，而是一種保命的手段，過去她太驕傲了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重來一次，她不會再犯相同的錯。

「小姐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」如萍和如意同時道。

「妳們就認定我不會追究今晚的事？」

「請小姐責罰。」

「如萍一個月不能進屋子，如意一個月不准值夜。」

兩人皆是大驚失色，「小姐……」

「有意見？」

如萍可憐兮兮地咬著下唇，不敢說話，今晚的事因她而起，若再惹惱小姐，她這個大丫鬟是不是要換人了？

如意是個心實的，倒沒有想那麼多，只是提出自個兒的擔憂。

「我不能值夜，如萍又不能進屋，夜裡誰來伺候小姐？」

「如葉。」前世，她從來就不喜歡如葉這種平凡得讓人記不住的丫鬟，可是重生之後，她從外貌協會跳脫出來，仔細觀察她這澄清院裡的每個丫鬟，發現四個二等丫鬟中年紀中最小的如葉很機靈，善於與人打交道，是個打探消息的高手。

「如葉？」如意一時沒反應過來。

「如葉與妳一樣手腳俐落，適合在夜裡伺候我。」她要提拔如葉，卻也不能讓如葉太惹人注目了，正如同她不想再重用如萍，也不會一下子冷落如萍，而是漸漸降低如萍在她面前的重要性……她無意因為前世的關係就否定如萍，不過對此人的懷疑已經種下，以後難以重用，只能觀察往後表現，再決定為她安排什麼樣的出路。

如意終於想起來了，「如葉確實手腳俐落，可只有十歲，就怕她伺候不好。」

「妳仔細教導她，該做什麼、該注意哪些細節，幾日就可以上手了。」

「我覺得如心比較細心。」

季霏倌微微挑起眉，「妳覺得一個月太少了，想再多加一個月嗎？」

「嘆……不是，小姐，我只是覺得如葉性子太野了，喜歡亂跑，老是不見人影。」如意終於意識到小姐好像變了，自從小姐在生辰宴上，因為調合二房的二小姐和三小姐的爭吵，不小心被推倒磕到頭醒來後，就沉靜得好像忘了如何說話。以前多是如萍在身邊伺候，如今反倒她近身伺候的時間最多，而如心也可以進內室和小書房當差了。

如萍之前就跟她說覺得小姐變了，她以為是如萍在小姐跌倒時沒有伸手拉住，小姐心裡生出疙瘩，直至此時，她方才看出來小姐真的不一樣了。

「如葉閒著沒事做，當然會亂跑。」

雖然永寧侯府的姑娘過了十歲後，身邊配置的丫鬟會多一倍——兩名一等丫鬟和四名二等丫鬟，可是身為庶女，每次人牙子帶來賣身的丫鬟，送到她面前時已經見不到出色的，她索性挑選年幼的好調教，而如葉更是其中年紀最小的，其他人看她年幼，又生得特別嬌小，自然忽略她，倒沒想到反而讓她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。

「小姐至少讓我跟著如葉三日，要不，讓如心跟著也可以。」

「如葉年紀確實小了點，不如讓如心搭配如葉，前三日兩人一起值夜，往後輪流，待妳結束處罰，也加入值夜。」季霏倌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，此時大概寅時了吧。

「妳們都出去，我想再歇會兒。」

如意和如萍應聲退出去。

季霏倌卻未躺下來，思緒重回前世福恩寺的最後一夜，究竟是誰要殺她？

前世，她費盡心機換了一個自認容易掌控的夫君——平安侯次子夏建枋成親之後，還勞心勞力應付平安侯府各房的亂七八糟，沒想到卻招來他的厭惡嫌棄，還因此讓刻意扮善良溫柔的如萍爬上他的床。不過，壓垮他們婚姻不全是由於她善於算計，以及如萍的破壞，更重要的是陳姨娘身邊的人爆出她非陳姨娘所生，換言之，她並不是永寧侯的女兒。

雖然陳姨娘堅持婆子被人收買誣告，可是無風不起浪，致使她在平安侯府的地位一落千丈，最後甚至讓如萍藉著有孕一事，擔心腹中孩兒會遭到她謀害，煽動夏建枋將她趕至福恩寺，對外卻宣稱她主動去替家中長輩們祈福。

她死了，對誰最有益處？如萍嗎？不，她死了，如萍只是一個賤妾，不能扶正，而夏建枋卻一定會再娶繼室，若這個繼室是個宅鬥高手，如萍就慘了，因此對如萍來說，她不死反而更好。是夏建枋嗎？夏建枋真的很厭惡她，她死了，他應該很高興，但他不至於暗殺她。至於平安侯府其他人，實在沒此必要，她已遭夏家所有人厭棄，何必非要她死？

想來想去，她越覺得此事與自個兒的身世有關，可是，有何關係又著實教人想不透。前世，當爆出她非陳姨娘所生的事之時，她也找過陳姨娘，陳姨娘口口聲聲說嫡母容不下她，不過，以她對嫡母的了解，嫡母也許樂於侯爺後院少一個女人，但是她從來沒將這些姨娘放在眼裡，更何況有必要拿她的身世作文章嗎？

若說，前世她在福恩寺遭到暗殺乃因身世，她不弄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是永寧侯的女兒，不但沒機會知道前世她死於何人之手，很可能這一世也會不明不白死於此人手上。總之，如今她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自個兒的真實身分。

隔日，季霏倌結束每日的晨昏定省，離開季老夫人的德暉堂，不聲不響地來到陳姨娘的春香居，正巧見到陳姨娘又對著最寶貝的木匣子發呆——木匣子裡面是一個繫著兩個墨玉鈴鐺的墨玉葫蘆，墨玉葫蘆只有大拇指那麼大，而墨玉鈴鐺約是它的一半大，兩者放在一起顯得有些突兀。

「姨娘又在想外祖母了嗎？」季霏倌對這個匣子不陌生，陳姨娘每隔一段時日就會拿出來看了又看，可是，彷彿這裡頭藏了什麼祕密，害怕教人見到似的，果然，下一刻她就見陳姨娘急忙闔上匣子，收起來。

「妳來了啊。」

雖然陳姨娘言明此乃其母遺物，季霏倌以前卻懷疑這與姨娘的初戀有關，不過有了前一世的經歷，如今她有不同想法——這會不會與她的身世有關？

「見著外祖母留給姨娘的匣子，就想起我出生的事，我是早產兒，當初情況想必很凶險吧？」

陳姨娘站起身，拉著季霏倌在軟榻坐下，而此時大丫鬟柚心已經送上一盞茶。

「倒也談不上凶險，只是提早兩個多月生下妳，擔心妳活不下來。」

季霏倌喝了一口茶，狀似隨口一問：「為何會提早了？」

「當時隔壁院落遭到竊賊侵入，我住的院落被驚動了。」

「隔壁院落住了什麼人？為何引來竊賊？」

「……我如何得知？除了住進驛館之時，為了院落的安排與那位官夫人碰了面，我們就再無往來交談。」

「是嗎？若是我，必會弄清楚隔壁住了誰。」

「……我只是個姨娘，人家可是有身分的官夫人。」

季霏倌可以感覺到陳姨娘無意間透露出的不安，知道自個兒不能再窮追不捨，以免教姨娘生出疑心，於是轉開話題，聊了一會兒眼下京城流行的衣飾圖樣，便告退回了澄清院。

她是否是永寧侯的孩子，最清楚的人莫過陳姨娘，可是她也知道想撬開陳姨娘的嘴巴太難了，這關係陳姨娘在永寧侯府的地位，所以前世，陳姨娘死咬著不放，如今她憑什麼在毫無蛛絲馬跡的情況下讓陳姨娘吐實？不過，無論如何總要搞清楚當時的情況。

她在陳姨娘這兒毫無進展，就只能從當初隨侍陳姨娘的人下手，眼前就有一個人——前世出賣陳姨娘的王婆子。然而若從府裡的人下手，就會教人察覺她在調查十四年前的事，這很可能會引發一些不必要的麻煩。

不過，想找到府外相關的人實在不易，離府的奴僕往往是遭了罪，不是送到莊子，就是賣給人牙子，因為主子恩賞放出府，或是自籌贖銀出府的可謂少之又少。可是，這是尋查真相最適合的一條路，她也只能試上一試。

好在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如葉暗中調查半個月後，終於尋到石婆子，此人當時與王婆子同為粗使婆子，無法近身伺候陳姨娘，但終究親眼經歷那段驛館的日子，多少可以打探到一些有用的消息。

在如葉安排下，季霏倌來到平民老百姓聚集的城南之地。

「石婆子，這位就是四小姐。」

石婆子恭敬的行禮，隨即請季霏倌上座，親自奉上一盞茶。

「石婆子，如葉想必已經告知我今日來此的目的。」季霏倌開口道。

「是，當初侯爺在武成侯的幫助下，終於如願從南都調職入京，此時陳姨娘已有七個月身孕了，理當留在南都將孩子生下來，可是陳姨娘怕侯爺一進京就把自己忙忘了，堅持可以跟著上路。我們到了宜津驛館，已費時半個月，侯爺和夫人覺得太慢了，又恰好陳姨娘身子不適，便決定他們先行進京，陳姨娘待身子好一點再跟上來。」

這一段季霏倌略有耳聞，可是知道得倒沒有如此詳盡。

「我們待了三日之後，陳姨娘就催著繼續趕路，可是陳姨娘的奶嬪嬪覺得應該多休息幾日，而此時驛館來了一位十分貴氣的官夫人，也挺著肚子要回京，準備在驛館休養半個月再慢慢北上。這位官夫人有幾名侍衛隨行，侯爺夫人連一個侍衛都沒有留給陳姨娘，陳姨娘覺得若能與她結伴同行更為穩妥，便改變心意待下來。」

季霏倌不由得心跳加速。「那位官夫人也有身孕了？幾個月？」

「不確定，不過我看樣子大約八個月左右。」

「那位官夫人答應跟陳姨娘一起結伴同行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陳姨娘是否向那位官夫人提起此事，不到三日，就發生竊賊闖入驛館一事，還好那位官夫人隨行的侍衛很厲害，將竊賊打跑了，只是，因為那一夜的驚動太大，那位官夫人和陳姨娘同時動了胎氣，生下孩子。」

同時生下孩子，且都是早產兒，只差半個月……「我聽姨娘說，生產的過程很凶險？」

「是啊，若不是那位官夫人的侍衛太厲害了，只怕無法在一個時辰之內找到兩個有經驗的接生婆。」

「這個我知道，後來呢？」

「那位官夫人待了五、六日之後，趁著夜色悄悄離開了。」

「為何要悄悄離開？她剛生下孩子，身子不是還很虛弱嗎？」

「我不清楚……對了，她離開的那日早上，曾經抱孩子來找陳姨娘。」

「抱孩子來找陳姨娘？」

石婆子點了點頭，「她們在房裡說了半個時辰的話。」

「她們說什麼？」

「不知道，當時連陳姨娘的奶嬪嬪都被趕到房門外。」

若非至關重要，那位官夫人何必在離開前特地去見陳姨娘？雖然不能肯定此事是否跟孩子有關，但是日前陳姨娘說不清楚對方的身分，這一點有待商榷。

「我剛出生時，石婆子可曾見過我？」

「小姐早產，身子很虛弱，陳姨娘保護得密不透風，甚至連我們起程離開時，還特地抬了轎輦進院子接陳姨娘和四小姐。回府之前，除了陳姨娘的奶嬪嬪，只怕沒有人見過四小姐長什麼樣子。」

季霏倌看了如葉一眼，如葉立刻送了一個荷包給石婆子，她交代石婆子若再想起什麼事，再讓人傳消息給如葉，便帶著如葉離開。

為了不教人知道她來這兒找石婆子，她刻意將府裡的馬車留在茶樓外面，讓駕車的老陳進茶樓喝茶聽說書，畢竟上書鋪子挑書需要很長時間，總不能讓人傻傻的在馬車上等人。因此這會兒當然只能步行回茶樓。

「小姐……」話到了嘴邊又打住，如葉一直謹記管事嬪嬪的教導，當奴婢的絕對不可以太好奇了，可是搞不清楚狀況，做起事來又難以周全。

「我想找到那位官夫人，是因為姨娘曾經說過，若非那位官夫人找來的接生婆，她無法順利將我生下來。那位官夫人於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豈能連她的身分都不知道？」

這一點她老早就猜到了，嫡母恨不得陳姨娘不要順利生下孩子，絕不可能事先為她備下接生婆，而陳姨娘在宜津人生地不熟，若非有人相助尋了有經驗的接生婆，很難順利生下早產兒。

「原來如此……看樣子，若不回到宜津驛館查探，只怕找不到那位官夫人。」沒錯，為今之計，只能試著重回當初出生之地，查閱驛館留宿名冊，還有找出當初的接生婆，說不定能查出更多的事情。正好一個月後她要隨祖母回老家參加堂哥婚禮，路上會經過宜津。

「小姐，這邊是往茶館，書鋪子在另外一邊。」

季霏倌連忙收住腳步，不好意思的對如葉一笑，走著走著，竟然忘了。「我們若不去書鋪子一趟，陳伯可能會擔心我們幹了什麼壞事。」

「這倒不會，陳伯並非心思活絡之人，只是不去書鋪子，萬一有人關心此事，發現小姐根本沒去過書鋪子，這就不好了。」

季霏倌讚賞的挑起眉，「妳機靈。」

如葉嘿嘿嘿的笑了，神氣的揚起下巴，就在這時，一陣吵鬧聲傳來。

「你這個人真是不講理，我不是說了，我不知道荷包被偷兒扒走了，並非有意白吃你的包子。」

「姑娘見了包子就往嘴裡塞，也不先掏銀子，這不是擺明吃霸王包子嗎？」

「我可是……笑話，不過幾文錢，我還會付不出來嗎？你派個人去前面的書鋪子請雲先生，雲先生會幫我付銀子。」

「若是姑娘真的認識雲先生，應該知道雲先生如今不在京城。今日姑娘若付不出銀子，就跟老頭子走一趟衙門。」

季霏倌如今嚴格要求自己——少管閒事，少引人注意，可是見人有難，且是這種只要用銀子就能解決的小問題，視而不見實在有違她的良心……念頭一轉，她便移動腳步走過去，掏出一錠銀子給包子店老闆。「老伯，夠嗎？」

怔愣了下，包子店老闆眉開眼笑的道：「夠夠夠，太多了。」

「剩下的就留在你這兒，以後若遇到有難的，老伯若能通融就通融。」季霏倌說著轉向急紅臉的榮清寧。「城南這裡龍蛇混雜，姑娘在這兒還是當心一點。」

「謝謝妳，妳是……」

「小事一件，姑娘莫要放在心上，告辭了。」季霏倌可不想在這種地方曝露自己身分，還是趕緊帶著如葉去書鋪子。

榮清寧歪著腦袋瓜想了又想，為何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？

「姑娘，沒有銀子就別站在這兒。」包子店的老闆已經認定她是騙子了。

榮清寧氣呼呼的做了一個鬼臉，轉身走人。若不是因為榮家有家訓，在外面行走不可將榮家的名頭掛在嘴邊，更不可做出讓榮家丟臉的事，要不她堂堂一個國公府的小姐豈會受到這樣的侮辱？

雖然重獲一世之後，季霏倌行事轉為低調，不喜歡出風頭，沒事更不會到人前亂晃，可是為了調查自個兒的身世，盼著從這些後宅的女人口中搜索到一點點十四年前的消息，她還是不願意錯過京裡權貴聚集的賞花宴。

不過，因為過去的高調，她的出現還是免不了引人注意，還好連輸了幾盤棋，得了一些冷嘲熱諷，她的光彩就漸漸暗淡下來，另一方面，因為她與人為善，總是笑臉迎人，倒讓以前總是對她敬而遠之的姑娘樂意與她親近了。

「妳知道那幾個姑娘為何在棋盤上殺得六親不認嗎？」

開口的是齊瑩然，她是武成侯唯一的女兒，因此雖為庶女，卻深受寵愛，這與季霏倌的情況有點相似，季霏倌也是永寧侯唯一的女兒，不過季家其他兩房還有好幾個女兒，季霏倌在季家不如齊瑩然珍貴，而今能得老夫人疼愛，全是她自個兒爭氣、謀劃。

「為何？」她還真不知那些平日要好的姑娘為何此時廝殺得氣氛如此肅穆，不過，大夏從前朝到後宮都喜歡下棋，在權貴之間，藉著下棋展現自己是一種引人注意的手段，尤其對庶女來說，嫁誰掌握在嫡母手上，不能不逮著機會為自己爭得更多籌碼。

「妳不知道幾位皇子要選妃了嗎？」

一頓，季霏倌覺得很困惑，「棋盤上爭得你死我活與皇子選妃有何關係？」

不曾見過她傻裡傻氣的樣子，齊瑩然的興致更高昂了。「今日有許多夫人在皇后

娘娘面前說得上話，若能得她們青眼，爭不得皇子正妃，側妃也許有機會。」

原來如此，前世她恣意在這種場合將別人打趴了，惹得人人對她不喜，她只當她們小家子氣，輸不起，未曾放在心上，竟沒想到她教人誤會了。

「不過，她們只怕白費心思了，皇子側妃雖是妾，卻不是普通人家的妾，考慮的不見得比正妃來得少。」

「道理從來不是深奧難懂，可惜少有人能看透。」

齊瑩然驚奇的瞪大眼睛，「說得真好！」

武成侯府與永寧侯府有三代交情了，兩家孩子多有往來，不過季霏倌總是教人難以親近，齊瑩然雖有不少機會見著，卻不曾試著與她閒談，今日一聊之下，倒覺得是個可交的朋友。

「然兒，妳怎麼躲到這兒？」人還未現身，榮清寧的聲音已經到了，可是一眨眼之間，便見到她擋在兩人前方，下一刻她似乎發現什麼，彎身將臉湊到季霏倌前面，驚喜的道：「真的是妳！」

「妳們認識？」齊瑩然好奇道。

「還記得前幾日跟妳提起差點被拉到衙門的事嗎？當時就是她幫我解圍。」

齊瑩然立刻明白過來。「她是永寧侯府的四姑娘——季霏倌。」

榮清寧福身行禮，「季四姑娘，那日多謝妳出面解圍。」

「妳已經謝過了。」

「不夠，連恩人是誰都不知道，謝與不謝無異。」榮清寧再一次行禮。「我是榮清寧，從來沒想過會有偷兒敢扒我身上的荷包，害我進京之後第一趟出門就敗興而歸，除了一顆包子，什麼都沒吃到。」

齊瑩然補充道：「寧兒不久前才從邊關回京，她是榮大將軍的女兒。」

季霏倌知道榮大將軍，他是大夏鎮守西北最有名的大將，也是敬國公的弟弟。

此時，有丫鬟的聲音遠遠的傳來。「不好了，湖邊有死人……」

死人……季霏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連忙跳了起來，快步朝著湖邊的方向而去，齊瑩然和榮清寧見了也趕緊跟上。

當她們趕到湖邊，落水之人已經被救上岸了，可是人是昏迷不醒的。

「恐怕來不及了。」救人上岸的人搖了搖頭。

「慢著，我瞧瞧。」

季霏倌推開救人上岸的公子，一古腦的將她在現代所熟悉的急救方法搬出來——先保持呼吸道通暢，清除口、鼻內的泥沙，嘔吐物等，接著抱起她的腰腹，背上頭下的進行倒水這動作，然後再施作心肺復甦術……此時她忘了自個兒身在何處，一心想救人，因為前世她忙著跟人家在棋盤上廝殺，以至於當她聽見此事，姍姍來此，已經錯過急救的黃金時間……

這溺水的女子應該是今日舉辦賞花宴的主人晉陽侯府的丫鬟，與她毫無關係，為何她非救不可？她心知自己，無非是想證明今生並非前世，雖然重獲一世，但是內心深處總擔憂擺脫不了前世，她需要經由某件事的改變來證實今生並非前世。

「咳！」溺水的人終於有反應了，而此時晉陽侯府的丫鬟也帶了大夫趕過來，季霏倌趕緊退開來，讓大夫進行接下來的處置。

此時她才發覺，眾人都將注意力放在她身上，畢竟她剛剛對個姑娘又抱又親又壓的，做些奇怪的舉動後，居然把人救回來——不想出風頭的，結果還是大大的出了一回。

季霏倌恨不得將自個兒隱藏起來，可是有兩道目光實在太強烈了，她不由得抬頭一看——左孝佟——前世被她用計換掉的未婚夫君……

她的思緒不由得回到前世遭到暗殺的前一日，她在福恩寺後山的桃花林遇見他。

「妳可以陪我下盤棋嗎？」

她為了擺脫他，刻意製造她與夏建枋有曖昧的假象羞辱他，逼得輔國公府退親，可是此刻他看她的眼神卻是平靜而溫柔。

她沒有問他為何出現在此，他是特地來找她下棋的嗎？反正，這些都不重要。她默默無聲的陪他在桃樹下對弈，這一戰，足足用了一個時辰，他第一次輸給她。他對她一笑，起身道：「放了妳自個兒吧。」

她怔愣的看著他轉身離開，半晌，緩緩的將目光移回棋盤上，竟見到黑色棋子排出一個字——和，他是要她與夏建枋和離嗎？

眼淚，悄悄滑落，他們明明早已成了兩條平行線，他卻一直將她放在心上……如今說什麼都太遲了，他對她的情，今生無以回報，若有來世，她會加倍還給他。

「季四姑娘，妳真厲害，竟然將人救活了！」榮清寧激動的抓住季霏倌。

「是啊是啊，真的好厲害，妳是如何將她救活？」齊瑩然也好奇不已。

季霏倌怔愣地回過神來，連忙拉著榮清寧和齊瑩然往回走。「沒什麼，我曾經在莊子上見過有人如此救回溺水之人。」

「可以教我嗎？」

「我也是。」

「我只見過一次，自個兒也不熟練，今日能將人救回來，有一半是幸運。」

「我看妳很熟練啊。」

「是啊，妳就教我們吧。」

「好吧，我再想想應該如何將我所知道的傳授給妳們。」

她已經走很遠了，可依然感覺得到那兩道強烈的目光，深深的，彷彿要將她刻在腦海……只論今生，這是他們第一次相遇，他想必不知道她是與他有婚約的未婚妻，他怎麼可以如此囂張的看著她？無論真正的他是什麼樣的人，但人前總是一副冷冰冰的樣子，他怎麼會有如此唐突的舉動？還是說，他知道她是誰嗎？湖邊那麼多人，想必有人知道她的身分，他聽見了……可是，即便如此，他也不該像個登徒子似的看著她，若是教人瞧見了，只怕閒言閒語跟著來，而吃虧的永遠是女子……

算了，她承認好了，其實她也不是很討厭他，比起前世，她覺得今生的第一次接觸好多了。

第二章 輔國公世子

在外人眼中，左孝佟沒有一官半職，只有「輔國公世子」這個頭銜，而輔國公如今在朝中地位遠不及敬國公。輔國公府與敬國公府皆是大夏開國功臣，可是到了第三代，兩家皆已從武轉文，唯有敬國公的弟弟榮熙明還手握兵權鎮守西北，單就這一點看來，敬國公的地位就在輔國公之上。

可是，在輔國公府和敬國公府的眾位子弟中，卻只有左孝佟進得了御書房。外人看來，倒不覺稀奇，左孝佟棋藝精湛，是少數幾位被皇上視為對手的棋友，每隔幾日召他進御書房下棋實屬平常，誰也不會想到這是一種掩護，其實左孝佟是皇上暗中設立的錦衣衛頭子，專門為皇上搜索罪證、打探消息。

京中權貴子弟眾多，左孝佟在眾人眼中一點都不值得注意，無關能力，主因幼年時，他在宮中為四皇子擋下一箭，因為箭上有毒，致使他挨了箭的左腳微微變形，走路微跛。本朝例，身子有殘缺是不能當官的，左孝佟的情況稱不上殘廢，但是在旁人看來，如同一塊美玉有了瑕疵，再難教人記掛，當然不會想到皇上因為他救了四皇子，順勢藉著他建立長年在腦海構思的錦衣衛。話說回來，也多虧左孝佟夠爭氣，硬是在嚴厲的訓練中堅持下來，錦衣衛建制從一開始的百名，如今已有千人了。

左孝佟每次進御書房，皇上總是拉著他先下一盤棋，毫無疑問，臣子不應該贏皇上，可是真要輸給皇上，皇上也不見得高興，尤其被皇上視為對手的棋友，因此他與皇上手談十之有九是和局。

「你如何做到不輸給朕？」皇上忍不住好奇的問。

「臣豈能左右輸贏？是皇上不願意贏了臣，臣能奈何？」

左孝佟在外人眼中總是冷冰冰的，可是在皇上面前他會適時扮演一個受寵的晚輩，這也是皇上對他的期待。當初若非他反應機靈，及時撲倒只有六歲的四皇子，四皇子很可能就活不下來了，而四皇子不但是皇上唯一的嫡子，更是皇上最喜愛的兒子，皇上對他當然會生出一份疼愛，若他在皇上面前過於嚴謹，倒顯得皇上與他不親近。

皇上瞪了他一眼，笑罵道：「你這個小滑頭！」

「臣已經定了目標——十戰十和，日後還請皇上手下留情。」

「不要，朕真的讓你十戰十和，朕的面子還掛得住嗎？」

「臣記住了，十戰九和，不敢再妄求。」

「怎麼不罵朕小氣？」

「不敢。」

「小四說你膽子可大了。」

「臣年長四殿下兩歲，若在四殿下面前還畏畏縮縮，豈不是教四殿下笑話？」

皇上命總管太監高平收拾棋盤，換上兩盞龍井。

品著茶香，皇上彷彿閒聊似的道：「汛期將至，朕已經決定讓小四隨工部去江南巡防，也讓小四查探當地官商勾結的情形。朕也知道，眾人盯著小四，小四什麼也查不到，此事還是得交給你。」

「是，只是皇上派四殿下去江南，會不會太冒險了？」四皇子看似溫文慾厚，實則敏銳深沉，不過終究還未成年，不清楚外面的爭鬥凶險。

「你應該知道朕一直想解除海禁，為了這事，朝堂上正反兩派不知道吵了多少回了，朕為此也陸續派了幾個官員前去了解沿海情況，終於有人給朕上了這麼一道摺子——沿海商人為了保住既得利益，不但勾結海盜危害沿海，還勾結官員上書表示海盜肆虐，不宜解除海禁。」皇上的眼神轉為銳利，顯然氣極了。「此事若是屬實，那也太可惡了，你不覺得小四應該藉此機會長點見識嗎？」

「也是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，不過，四皇子終究不曾遠行。」

「朕想讓你調動一支錦衣衛暗中保護，可行？」

這是不讓其他皇子知道的意思。左孝佟點了點頭，「臣可以派出五十名錦衣衛暗中保護，若是再多，很容易露了行蹤。」

「錦衣衛都是最頂尖的，五十名夠了。你比小四早一步出發，調查之後，別急著回來，就當出去遊山玩水，暗中將消息送回來就好。」

「謹遵皇命。」

回到輔國公府，左孝佟已經累壞了，可是偏偏有人不識相，非挑在此時打擾他，害他連泡腳的時間都沒有，又匆匆來到專門招待客人的觀月閣。

「雖然知道你棋藝精湛，但是也沒見過哪個人像你一樣，隔著幾日就進宮一趟，你倒是比大部分的官員更有機會見到皇上。」

敬國公世子榮青雲與左孝佟同年，又同為國公世子，還一起被選入宮中跟皇子們讀書，兩人的情誼自然比旁人深厚。

左孝佟唇邊掠過一抹苦笑，若他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苦差事，這小子絕對不會羨慕。「你怎麼來了？」

榮青雲又羨慕又哀怨的心情立刻一掃而去，興高采烈的道：「明兒個我們去福恩寺賞桃花吧。」

左孝佟微微挑起眉，「你不會無緣無故找我去賞桃花吧？」

榮青雲作怪的擠眉弄眼，「去了不就知道了嗎？」

「不說清楚，我可不會跟著你胡鬧。」

「賞桃花又不是逛青樓，怎能說是胡鬧？」

「你胡鬧的事情可多著，要我一一列舉嗎？」

榮青雲孩子氣的噘嘴，「你真是無趣！」

「非要等我回來，拉著我明日去賞桃花，絕對不是好事。」左孝佟還不了解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嗎？嚮往江湖俠客的灑脫自在，凡事只求隨性，今兒個見不到，明日再來，福恩寺的桃花林又跑不掉，如此堅持，必是有什麼事在後頭等著。

榮青雲靠過來，勾住他的肩膀，「你是不是很好奇永寧侯府四姑娘生得如何？」

「不好奇。」

榮青雲瞪大眼睛，「你拐我！」

「她生得如何又如何？」

「見了若是不滿，你就趕緊想個法子將親事退了。」

堂堂一個國公府的世子爺卻定下庶女為妻，這對京城的權貴而言可謂匪夷所思，可偏偏是高人指點定下的婚約，想來他也只能認了——左孝佟五歲之前，一直病憊憊的，國公爺為了讓他強壯起來，甚至破例讓他習武，不過病了又好、好了又病，總教人擔心哪日就一病不起。

後來在天圓寺遇見一位高人，說他命貴卻氣弱，必須配一個八字合又能旺夫的女子補運。輔國公夫人又不能到處找姑娘合八字，索性讓高人給個能幫兒子補運的八字，尋了兩年，終於找到永寧侯家出生不久的庶女。

只是雖說是高人配合的姻緣，可是輔國公夫人總覺得是老輔國公夫人朱氏設計的，遲遲不肯定下這門親事，直到隔一年，左孝佟在宮中出了事，輔國公夫人才急忙去定下這門親事，兩家交換信物。

「你也知道這門親事緣於何故，我不會退親。」

「你真相信那種無稽之談？」

「不是相信，而是不願父母為我擔憂。」

「好吧，就算不能退親，但是，你真的不好奇嗎？」

左孝佟推開榮青雲，反過來一問：「你如何得知她明日會去福恩寺？」

「她不是去福恩寺，而是去大公主的桃花莊。」

「福恩寺離桃花莊可遠著，如何從福恩寺見到她？」

「我二妹妹與她交好，兩人如今常有書信往來，二妹妹一直想上福恩寺看桃花，我告訴她有個捷徑可以從桃花莊上福恩寺，她便來了興致，直嚷著明日要拉著季四姑娘走一趟福恩寺。」

左孝佟伸手敲了一下榮青雲的腦袋瓜。「若她知道你在算計什麼，你就死定了。」

「我還不是為了你，你不會跑去向我二妹妹告狀吧？」

「過幾日我要去江南，明日不便跟你去福恩寺賞桃花。」

雖然這個傢伙經常出遠門，榮青雲聽到此事還是嚇了一跳。「為何要去江南？」

「我爹有意辦族學，讓我去江南幾個有名的書院考察一番。」

「伯父是不是覺得你太閒了，老是支使著你到處跑？」

左孝佟笑而不語。

榮青雲雙手一攤，「罷了，你都不在意她生得如何，我又何必替你操心？」

左孝佟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總之，謝了。」

「別擔心，總會有機會在成親之前讓你見到她。」

他不擔心好嗎？左孝佟懶得跟他廢話，趕緊將人打發走，他好回房休息，接下來要挑選此趟任務隨行的人，以及暗中保護四殿下的五十名人選，至於明日……

前世她死在福恩寺，重回這裡，勢必會想起在死亡邊緣掙扎的一幕——死了，其實什麼感覺都沒有，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等候生命一點一滴的消失。若是可以，她不願意踏進這裡，可是她又覺得自個兒應該找機會來此處瞧瞧，或許能夠查到什麼蛛絲馬跡，正好大公主東方昭夕宴請幾家權貴夫人千金，到她位於福恩寺山下的桃花莊賞桃花，而在受邀之列的榮清寧硬是拉著她來湊熱鬧。

看著綠意環繞的桃花莊，季霏倌若非親眼所見，還真看不出這兒藏了一座莊園。隨著引路的丫鬟一路深入莊子，季霏倌簡直被眼前的景色迷花了眼，看得出來大公主非常用心打理這兒，難怪受邀的就那麼幾家……這會兒她不得不擔憂了，拉了拉身邊的榮清寧，低聲問：「大公主又沒邀請我，我來這裡好嗎？」

「沒關係，大公主說了，我可以多邀請幾個閨中密友一起過來，我也約了然兒，可惜然兒今日有事。」

「大公主對妳真好。」

榮清寧用力點點頭，隨即又充滿了疑惑地道：「我回京不久，只見過大公主一次，可是大公主彷彿見到多年好友似的，待我如火般熱情，嚇了我一跳。」

「大公主可能對妳一見如故吧。」

榮清寧不以為然的撇了撇嘴，「若說一見如故，我們連彼此的喜好都不清楚。」若是如此，便有刻意交好之意了，何必？除非……「大公主看上妳某位哥哥了？」

「別鬧了，大公主都三十三歲了。」榮清寧左右瞥了一眼，將聲音壓得更低，「妳不知道大公主的事嗎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大公主十三歲那一年，大夏和西夷終於結束長年爭戰，登基不到三年的皇上為了雙方和平，不得不將大公主送至西夷和親，可是不到三年，西夷因為內亂毀約，叛了我們大夏，大公主倉皇逃出西夷，經過三年方才回到京城。」

十三歲就被送去和親……季霏倌對這位大公主深表同情，皇上的女兒出身多麼尊貴，可是對婚姻的自主權比普通老百姓還小，甚至還被當成棋子擺佈……生活在這樣的時代，就是九五至尊，許多時候也不得不妥協吧？！

「皇家的女兒想再嫁人也不難吧？」

榮清寧同意的點點頭，「當時大公主不到二十，嫁人不難，可是嫁誰豈能由著她？皇上若是再將她嫁給不喜歡的人，還不如不嫁，沒想到就拖延至今了。」

此時，她們已隨著引路丫鬟走至湖邊的聽雨閣，接著守在外面的丫鬟便高喊——「敬國公府二姑娘到，永寧侯府四姑娘到。」

樓閣裡面立刻走出一名丫鬟，帶著她們來到大公主面前，兩人立刻行禮問安。

「快起來吧，過來給本宮瞧瞧。」大公主親熱的向她們招了招手。

榮清寧和季霏倌一前一後起身上前，大公主歡喜的拉著榮清寧的手，接著轉頭看著季霏倌，當她看清楚季霏倌的容貌，臉色不由得一變，不過轉眼之間，又回復原來豔麗的笑容，教人不得不懷疑剛剛是一時錯覺。

「本宮還是第一次見到永寧侯府四姑娘，真是個美人兒。」

坐在大公主下首的夫人看了季霏倌一眼，笑道：「永寧侯府的姑娘都像老永寧侯。」雖然永寧侯是個美男子，但比起上一代的永寧侯還是遜色了一截，更別說如今的永寧侯只出了一個女兒，而季霏倌的五官未見他的影子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不過，大公主顯然有些急於打發她們的拍了拍榮清寧的手，「妳們年輕人待在這兒一定覺得很悶，去外面找其他姑娘玩吧。」

「是。」兩人行禮告退。

「大公主今日好像不樂意見到我。」榮清寧不解的嘀咕道。

季霏倌若有所思的輕蹙柳眉，那是什麼味道？為何有一種相識的感覺？穿越之後，若問這副身子有何種特質令她驚豔，那就是異常靈敏的嗅覺，只要人的身上有使用香料，即使是多種香料混在一起，她也可以從味道認出此人。

「一開始見到我的時候，明明還好好的，怎麼一轉眼間……」榮清寧突然想到季霏倌，接著發現旁邊的人不知道神遊何處，連忙拍了她一下，「妳在想什麼？」

「沒事，我是在想，不知道今日來不來得及去一趟福恩寺？」

轉眼之間，榮清寧就將剛剛的煩惱拋至腦後。「我也正想問妳，妳能不能陪我去福恩寺看桃花林？聽說福恩寺有京城最美的桃花林。」

「福恩寺的桃花林確實很美。」

「妳見過？」

「沒有，只是聽人提過，不過從這兒到福恩寺，就是坐馬車只怕也要半個時辰。」

「不必，大哥哥告訴我一條捷徑，妳跟我走。」

榮清寧揮退引路的丫鬟，帶著季霏倌按著榮青雲提供的提示，一路走到桃花莊的後門，穿過後門，爬上蜿蜒而上的階梯，竟然就到了福恩寺後山的桃花林。

「沒想到桃花莊離福恩寺竟然如此近！」

因為屁股對屁股，而兩處的佔地又相當廣闊，以至於會產生錯覺……難怪前世她在福恩寺的時候，不曾發現桃花莊的存在。

「回去得好好謝謝大哥哥，若非他指出捷徑，今日絕對來不成福恩寺。」

走進桃花林，季霏倌很自然的走在前頭，帶著榮清寧來到那一夜她與左孝佟下棋的涼亭，沒想到涼亭的石桌上正擺著一盤棋，黑棋、白棋羅列分佈……很可能先前有人在這兒下棋，或者是某人擺出來的殘局。

「哇！這兒的桃花林猶如仙境。」

榮清寧感覺整個人三魂七魄彷彿都被勾走，瞬間化成一隻彩蝶穿越在桃花林間，季霏倌見了一笑，目光不自覺再度落在棋盤上，仔細琢磨了起來。

「看到這些桃花，我突然想到桃花釀……不行不行，如此美景，我怎能只想到口腹之慾呢？我這個嘴饞的壞習慣真應該改一改……咦，妳在看什麼？」榮清寧終於發現某人的心思完全飛走了。

「隨便看看……我們該走了，還沒向大公主辭行，我們不能在這兒待太久。」

轉身走出涼亭之前，季霏倌忍不住手癢，順手拿起一枚白色棋子落下，然後才上前勾住榮清寧的手，拉著她走人。

當她們走出桃花林，左孝佟從涼亭左側的石碑後方走出來，踏進涼亭，看著石桌上的棋局，唇角不由得一揚，不過一會兒功夫，她竟將先生引以為傲的殘局解了……她，再一次令他驚喜，不知道下一次再見到她，她又會以何種樣貌呈現在他眼前？他已經開始期待他們的下一次相遇。

從踏上湘州之行，季霏倌心情始終難以平靜，且越接近宜津，她像是著魔似的頻頻喊熱，搭船時，就站上甲板上吹風，坐馬車時，就捲起車簾吹風，巴掌大的臉兒吹得涼颼颼的，可是那雙眼睛更顯清亮了。

「小姐會著涼的。」如意都不知道自個兒嘮叨多少回了。這種暮春時節，天氣乍暖還冷，最易受風寒了。

「不會的。」她就是要著涼，不過，單是這樣子吹風，還不見得會生病，晚上還要不時踢被子，總之，唯有生病，她方能藉著養病之由留在宜津驛館，才有法子打探十四年前發生在這兒的事。

「我都聽見小姐在咳了。」

「有嗎？」

「小姐別想騙我，我聽得可清楚。」

「好了，我會當心，我的身體自個兒最清楚了，妳不必擔心。」這副身體每次感冒都是先從咳嗽開始，接下來會發燒……距離宜津只剩一日的車程，若是在進入宜津之前就出現發燒的症狀，她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留下來。

計劃倒也順利，進入宜津之後，她果然出現發燒症狀，夜裡更是高燒不退，因為大夫嚴令不宜繼續趕路，季老夫人決定在宜津停留，待她身子好轉，她們再上路。

但季霏倌當然不同意，若是祖母跟著留下來，難免造成她的不便，因此即便病得昏沉沉的，她還是不忘了催促祖母先行上路。

「我可以自個兒留在這兒養病，祖母先起程去湘州吧。」

「別擔心，我們又不急。我瞧妳平日身子可好得很，為何一出門就生病了？」

她們確實不急，因為季老夫人年紀大了，且多年未曾返回季氏老宅，這一趟足足提早三個月，如此一來，可以讓祖母跟許久未見的妯娌敘舊，而她也能夠藉此機會隨季家各房堂兄弟姊妹一覽湘州風光。

「這要怪我太過粗心了，沒留意北方與南方天氣差異，以至於招了涼，教祖母操心，真是對不住。雖說我們不急，可是老家那邊只怕等祖母等得很心急，祖母還是先起程去湘州。祖母留在這兒陪我折騰，萬一累著祖母了，我豈不是罪過？祖母也不必擔心我，這兒離湘州只有三日車程，所經之處皆為熱鬧城鎮，實在不放心，就留下兩名侍衛給我。」

這兒確實離湘州不遠，季老夫人也知道自己留在這兒幫不上忙，便同意了，最後，留下四名侍衛。

季老夫人一離開，季霏倌就讓如葉暗中打探消息，而自個兒當個安分的病人，彷彿兩耳不聞窗外事。

「小姐，如葉又跑不見人影了，妳再不說說她，我真擔心她在外頭惹出麻煩。」這一兩個月，如萍已經感覺到如葉有取自己而代之的跡象，她雖心急，架不住小姐就是喜歡如葉，什麼貼身伺候的活計都交給她辦，還常跟她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些什麼，這會兒人也不知跑哪裡去，真是仗著主子寵，沒了規矩。

「她年紀小，玩心重，將她拘在驛館，可能會悶出病來。」這趟她最不想帶在身邊的是如萍，可是在府裡眾人眼中，如萍是大丫鬟，過去她也一向倚重如萍，突然不帶如萍出門，難免教人多想。

「小姐為何將如葉帶來？」如萍隱隱約約有窺探之意。不知為何，她總覺得小姐好像隱瞞什麼事，可是三番兩次試著從如意口中套話，卻不見任何異樣。

如意聞言忍不住皺眉，道：「小姐想帶誰出門就帶誰出門，妳多嘴問什麼。」

如萍可憐兮兮的咬著下唇，「我只是擔心如葉貪玩不懂分寸，惹出麻煩。」

「如葉是貪玩了一點，但不至於不懂分寸，更不會逞強。」

如意同意的點點頭，「如葉可機靈了，打不過人家，她溜得比誰都快。」

季霏倌嘆噓一笑，「依妳之言，如葉還真是沒出息。」

如意急忙搖手，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只是覺得如葉很識時務。」

「是啊，認清楚自個兒的身分，就會知道何事該做，何事不該做。」

季霏倌無意藉此暗示什麼，可是如萍近來遭到冷待，忍不住對號入座，認為小姐在指責她沒有當丫鬟的自覺。

如萍真是委屈極了，小姐要她做什麼，她就做什麼，實在不懂哪兒惹小姐不開心，先是將她的差事分了，接著不時暗示她，她是一個不守本分的丫鬟，為此，她想了又想，始終想不明白，問小姐，小姐卻道：教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她都懵了，不是一直如此嗎？

季霏倌多少了解如萍的心情，可是她又不能挑明了說：妳的胃口已經被我養大了，即使在妳看來，妳很守本分，卻完全沒意識到妳的本分已經超越丫鬟的界線。她希望如萍能夠看透這一點，她們的關係就不會走向決裂……

無聲一嘆，她擺了擺手道：「我倦了，妳們出去吧。」

如意上前伺候季霏倌躺下，便拉著滿心不甘的如萍退了出去。

季霏倌並沒有急著追問如葉打探的結果如何，十四年實在太長了，想查到深入的消息非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，好在竊賊闖入驛館算是大事，在人們記憶中留下的痕跡相對深刻，或多或少還能挖到一點消息。

精神一轉好，她便帶著如意和如萍上街逛逛、上茶館坐坐，既然來到宜津，理當一覽這兒的風光，不過，最重要的是聽聽八卦流言，說不定會有意外發現……當然，這種機會微乎其微，她並不抱太大希望。

眼看病好了，若不趕緊離開宜津前往湘州，可能會招來懷疑，季霏倌正準備喚如葉前來問話，如葉倒是先來了。

「妳已經知道我們要離開宜津嗎？」

如葉搖搖頭，「今日終於有發現了。」

季霏倌兩眼一亮。「有何發現？」

「時隔十四年，驛館又曾經走水，當時留宿官員或其家眷的冊子已經尋不到了，不過那時候發生的這件竊盜案鬧得太大了，許多人還記得，甚至有人記得事後湘州華陽書院的山長夫人來打探消息。」

「湘州華陽書院的山長夫人？」

「是，只是年代已久，真的想不起那山長姓啥名誰，也沒人曉得那位官夫人的來歷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們到了湘州，走一趟華陽書院，就可以知道那山長是誰了。」

原本還擔心打聽到的消息助益不大，沒想到竟是大有斬獲，如葉頓時覺得數日來的辛苦都沒了。「這麼說來，就可以找到那位官夫人了嗎？」

季霏倌笑著點點頭，即使如今華陽書院的山長已非十四年的那位山長，還是很容易查到對方的身分。不過，經由此人最終只能查到那位官夫人，並不能證明與她有血緣上的關係。「我不是讓妳去查當初的接生婆，查得如何？」

「我只找到其中一位接生婆，她並不知道當時兩位夫人的身分，不過倒是知道兩位夫人都生了女兒，且都是早產兒，只是另外一位接生婆接生的孩子還算安好，她接生的瘦弱得像隻貓兒，她心想孩子只怕活不了。」

「可知她接生的是誰的孩子？」

「她不清楚兩位夫人的身分，當然不知道接生的是誰的孩子。」

若按照這位接生婆所言，其中一個孩子很可能早就死了，也就是說，她是存活下來的那個孩子，至於她是誰的孩子，唯有找到那位山長夫人，查到那位官夫人的身分，才能進一步查探。

「累了幾日，今夜好好休息，明日我們就離開宣津。」

「是，我去休息了，小姐也早一點安置了。」

送走如葉，季霏倌失神的面對緊閉的房門片刻，魂不守舍的轉身走回榻邊，可是剛剛坐下，強逼自己靜下心來，她就聞到一股不該出現在此的味道……

房裡有人！她全身寒毛一豎，下一刻便跳起身，接著往房門衝去，不過還來不及碰到房門，她就被強烈的男性氣息包圍住了，接著嘴巴被對方從身後捂住。

「對不起，我無意嚇你，可是我需要你引開外面的人。」

左孝佟？季霏倌轉頭看著他，為何他會出現在此？

「你會幫我是嗎？」他不願意在這種情況下與她相遇，可是又很高興此時遇見的是她。很奇怪，他就是有一種感覺，她不會對他袖手旁觀。

季霏倌微微挑起眉，彷彿在問他：我為何要幫你？

「你認識我不是嗎？」

季霏倌還來不及推開他的手，回答他的問題，外面就傳來一陣騷動聲。

左孝佟看了她一眼，自動鬆開手，轉身隱藏到屏風後面。

季霏倌深呼吸了一口氣，準備打開房門，可是突然想到什麼似的，連忙跑到放置箱籠的地方，從一個匣子裡取出一個香包，再跑到屏風後面，塞給左孝佟。「這個香味可以蓋過你身上的氣息。」她隨即又轉身跑了出去，打開房門走出去。

「怎麼了？」季霏倌大聲喊道。

早在院子亂成一團的幾個丫鬟和婆子匆匆來到她身邊，如萍神色慌張的道：「不知道，如意去瞧瞧發生什麼事了。」

下一刻，她們就見到如意帶著幾名侍衛走進來。

「他們說有竊賊闖進驛館，想要搜查房間。」

季霏倌臉色一沉，「我可是千金之軀，豈能由著你們隨意闖進我房間？」

帶頭的侍衛上前拱手道：「小姐，雖然失禮，但為了安全，請容我們搜查是否有竊賊。小姐放心，我們只在外面看一眼，不會踏進房內一步。」

季霏倌似乎猶豫不決，如萍不安的拉了拉她的衣袖，「小姐，這也是為了安全，還是讓他們在房門外看一眼吧。」

半晌，季霏倌點了點頭。

幾名侍衛見了立刻散開來，分別在各個房門口徘徊窺探了一會兒，這才又退回院子，帶頭的侍衛再次向季霏倌拱手行禮道：「打擾小姐，請小姐見諒。」

季霏倌不予理會，轉身回房，同時對丫鬟婆子們下達命令，「都去安置了。」

當房門再度關上，季霏倌才知道自己剛剛有多緊張，心臟怦怦跳得好快，真擔心他們會硬闖進房裡。

「謝謝你。」左孝佟已經悄然無聲地站在她面前。

「你還是趕緊走吧。」雖然他們有婚約，可是若教人發現他在這兒，這也會毀了她的名聲。

「你問嗎？」

季霏倌真的很想賞他一個白眼。「你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出現在這裡，而這種會遭人當竊賊追捕的事必然很隱密，我還是少知道為妙，免得危及性命。」

左孝佟低聲笑了，「妳知道我是誰？」

季霏倌忍不住瞪他。「你剛剛不是還很有自信，說我認識你嗎？」

「妳見過我，當然認識我，但是我不確定，妳是否知道我的身分。」

為何她有一種被拐的感覺？若非前世之故，今生她只是見過他一面，並不知道他的身分。

「我是否知道你的身分並不重要，你趕緊離開，別為我招來麻煩。」

「妳的眼神告訴我，妳很清楚我的身分，不過，我還是想親口告訴妳——我是輔國公世子左孝佟。」

他轉眼之間已經退回屏風後面，接著從後方的窗子離開。

季霏倌懊惱的拍一下腦袋瓜，將來若他問起，她如何在匆匆見一面的情況下就知道他的身分，她如何回答？

好吧，她好像有點杞人憂天，也許他永遠不會關心這個問題，或者，待他們再次相遇，他已經忘了這個問題……

不想這些了，不過，為何他會落難至此？就前世的記憶，她會在湘州遇到他，可是因為她刻意的漠視，關於他的事她恨不得將耳朵塞住，除了輔國公世子這個身分，只知道他棋藝精湛，還因此得以進入御書房陪皇上下棋……對他的事不清不楚的，其實這也不是壞事，前世是前世，今生是今生，她並不想扯在一起。